

病 房

謝・阿 辽 申 著

蔡 时 济 譯

(供 內 部 參 考)

人 物

弗拉吉米尔·斯捷潘諾維奇·諾維科夫——五十岁。

安德列·安德列耶維奇·普罗卓罗夫——五十五岁。

瓦西里·彼特罗維奇·岡查罗夫——三十七岁。

尼科萊·伊万諾維奇·切辽亨——三十五岁。

教授——五十八岁。

主治大夫——二十五岁。

米沙——諾維科夫的儿子，十六岁。

克謝尼婭·伊万諾芙娜——三十岁。

金娜——岡查罗夫的妻子，二十八岁。

塔瑪拉——切辽亨的妻子，三十四岁。

女护士——二十二岁。

剧情經過的时间是十一天。

时间——現代。

地点——医院。

第一場与第二場时间的經過是一天。

第二場与第三場时间的經過是一天。

第三場与第四場时间的經過是一天。

第四場与第五場时间的經過是一个星期。

第五場与第六場时间的經過是一天。

第一幕

第一場

探望

病房的走廊。

一个穿着白罩衫的年轻女人站在一把白色椅子的旁边——这是岡查罗夫的妻子金娜。还有岡查罗夫本人，他大约三十七岁，生着一副快乐的面孔，穿着深色的长衣。

岡查罗夫 你坐下呀。

金娜坐下。彼此相视而笑。接着，岡查罗夫抓过金娜的一只手，把她往自己的身边拉。金娜矜持了一下。

金娜 (向周围扫视了一下) 我说，瓦夏……

岡查罗夫 瓦夏什么？

金娜 没什么……(向他的右手点头示意) 这只手，他们怎么说的？

岡查罗夫 他们说，恐怕得动手术，金娜。他们说了，不要紧。

金娜 那为什么还要动手术？是不是可以这样……用什

么药膏来敷治？

岡查罗夫 那就请你开个药方吧。

金娜 克拉芙吉娅·亚力山大罗芙娜告诉我，外科大夫就会开刀。

岡查罗夫 她说得对。真是该让她到这儿来。外科大夫会把她的舌头——咯喳一下子，就给割掉的。

金娜 呵，瓦辛卡，我害怕你动手术。

岡查罗夫 我也害怕。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不要紧。在前线我动过三次手术——还不是安然无恙。（把她往自己的身边拉，这次她顺从了。他用手摸了摸她的脸）你在那边怎么样？常常想到瓦西卡吗？

金娜 （用面颊蹭了蹭他的手）当然常常想到。（悄悄地用嘴唇碰了一下他的手。擦掉眼泪。笑了一下。）

岡查罗夫 你怎么啦……（用一只手抚摸她的肩、背。）

金娜 （先是迷人地坐在那里，接着惊慌不安地站起来）瓦夏……

岡查罗夫 （低沉地）我是瓦夏。

金娜 （小声地）你怎么啦？……呵，你等一等吧。（推开他的一只手）还是等一等吧……（犹心地）这里有好外科大夫吗？

岡查罗夫 （生气地）都是再好不过的大夫。（停顿一下）据说，教授是个有战斗精神的小伙子。打过仗。

金娜 他还算什么小伙子？我见过他。是他本人给你动手术吗？

岡查羅夫 我不知道。主治大夫、病房大夫你也看見過嗎？

金娜點頭。

人不錯吧？

金娜 還不錯。

岡查羅夫 注意啊，別愛上他。

金娜 瞧你……（耽心地）難道是他給你動手術嗎？

岡查羅夫 他動手術又怎樣呢？

金娜 年輕了一點吧。

岡查羅夫 我也不老。青年人手上的勁頭更大一些。一下子——手就沒了。

金娜（耽心地）不，他是太年輕了一點。

岡查羅夫 我們病房里躺着一個大肚子。昨天大夫給他來了個大剖腹，把腸子全給取了出來，放在太陽下面曬干，然後又放進去。可是只放進去一半。

金娜 為什麼只放進去一半呢？

岡查羅夫 另一半必須截去。要不然，肚子就要大到天花板那麼高了。

金娜（嘻嘻笑了一下，吃驚地）別胡扯了。你是說笑話吧？

岡查羅夫 小金娜呵，你呀……當然是說笑話。只是給他割去了盲腸。現在還在那兒哼哼呢。

金娜 割盲腸——這是最輕的手術呀。

岡查羅夫 又是克拉芙吉婭·亞力山大羅芙娜告訴你的

嗎？

金娜 我自己也知道。(堅決地)不行。我不同意由病房大夫給你動手術。讓教授給你動手術吧。

岡查羅夫 好的。我跟他們商議一下。(苦惱地)哎，金娜……我想念你——可是有什麼辦法。真是恨不得馬上……(用拳頭捶了一下桌子。)

金娜 (小聲地)我也会很痛苦。

岡查羅夫 只好耐心一下……簡直就不會想像過，我会這樣想念你。簡直是一刻也不停地想念。沒有你……我真難過。

金娜 是嗎？(嬌媚地)可是我們那里今天却有一個晚會。

岡查羅夫 (堅決地)別去。

金娜 可是大家都讓我。大伙都這樣問我：金娜，您來嗎？金娜，您也來吧？

岡查羅夫 是哪些人這樣問你。

金娜 呵，可多啦。工藝工程師這樣問。還有……

岡查羅夫 你怎麼回答的呢？

金娜 我說——讓我想一想。

岡查羅夫 這還有什麼好想的。真是個思想家。說一聲——不去，不就結了。(非常生氣。)

金娜 (馬上顯得溫順地)我是這樣回答的——我不去。等我丈夫出院了，那時我們一起去。

岡查羅夫 (懷疑地)那為什麼要說——“讓我想一想”呢？

金娜 这是我故意逗你的。

岡查罗夫 你可别故意逗我。要不，你可知道我会对你

怎么样？（抓过她的一只手。）

金娜 （耳語地）怎么样？

岡查罗夫 就是这样唄。

在医院的花园里。

切辽亨坐在一张长椅上，他面容削瘦，穿着长衣，大約三十五岁，有所期待地老是往花园的深处探望。出現了一个年輕美貌的妇人，提着一个手提包。这是切辽亨的妻子塔瑪拉。

切辽亨 （站起来）到底来了。你为什么来晚了？

塔瑪拉 就这，还是我紧赶紧赶才赶到的呢……幸而好，

总算把医院守門的給說服了，才放我进来的。

切辽亨 真把人等得心焦不耐煩。

接吻。两个人都坐下。

塔瑪拉 （遞給他一包东西）这是給你买的 餅干、橙子、果子汁……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帶給你嗎？

切辽亨 什么都可以，百无禁忌。

塔瑪拉 这是香烟……

切辽亨 呵，这玩意儿可絕不允許。

塔瑪拉 多可惜。我跑了两条街才买到的。为什么不允許？

切辽亨 大夫們說，要是我不戒烟，两条腿都保不住要爛掉。

塔瑪拉 你是說笑話吧？

切辽亨 是真的。

塔瑪拉 唉……唉……唉……那只好把它拿回去了。不過，今天我想把它留在这儿，下次再来取，行嗎？

切辽亨 当然行呵，瞧你說的。来，讓我好好地看看你。

塔瑪拉 我又沒变样。你有話最好还是說吧……

切辽亨 不，你今天有点激动、紧张。

塔瑪拉 你尽說些蠢話。恰恰相反，我累了……

切辽亨 你这个可怜虫。下班之后，还要忙着来看我。

塔瑪拉 我不是这个意思。恰恰相反，我很高兴……

切辽亨 很高兴？（笑）完全胡說起来了。

塔瑪拉 嗨，我本来不想这么說的。我是想……瞧，你都把我給弄糊涂了，不知道怎样說才好了。

切辽亨 不，你今天确实特別兴奋。

塔瑪拉 得啦，要不，我可真要生气了。你最好是告訴我，医院要你在这儿住很久嗎？

切辽亨 他們說，至少也要住三、四个星期。時間是长了一点吧？

塔瑪拉 那有什么办法呢？既然是治疗——就得治疗。

切辽亨 可是工作怎么办呢？我要使学校的教学計劃受影响了。

塔瑪拉 没关系。会有人替你的。

切辽亨 可是你呢？沒有我，你不难过嗎？

塔瑪拉 当然要难过。无论是在家里，或是在班上都要难过。好像要誠心跟我作对似的，我們那里偏偏在这个时候要搞总结。有多少工作要作呵！

切辽亨 也許，你再来看我有困难吧？那就不要难为情，直截了当地說吧。

塔瑪拉 是这么回事儿……你知道，真叫人难过。当我知道了……又不得不从早到晚都忙着搞总结，真差点沒哭出来。不过，你不会怪我吧？亲爱的！

切辽亨 难道我会这样糊涂？……不过，我也……只是想你。

塔瑪拉 你这就大大地不該了。你是个病人，應該注意自己。不要这么垂头丧气的。瞧你的头发乱成什么样了。来，我給你梳一梳。（給他梳头。）

切辽亨 （笑）你往哪儿梳呀？干嗎往后梳？我現在留的是平分头。

塔瑪拉 真是晕头轉向了。（給他梳头）瞧，現在你像个人样了。

切辽亨 （吻她的手）謝謝，亲爱的。

塔瑪拉 亲爱的，我可要快点走了。我是好容易才脫身出来的。事情太多了，事情太多了，……你去躺一会吧，別难过……要給你送几本書来嗎？

切辽亨 那就把《数学分析教程》給我送来吧。

塔瑪拉 噢，你要这些書，……我还以为你要什么文艺

作品呢。

切辽亨 对我來說，这就是文艺作品。

塔瑪拉 (体諒地)你呀，真是我的怪物。(把他的头发全弄乱)

呵，前功尽弃了。(重梳。)

切辽亨 又往后梳？

塔瑪拉 这回往两边分，这回往两边分……瞧，完全梳好了。(接連吻了他几下)怎样轉告邻居們呢？

切辽亨 代我向他們致意，問好。

塔瑪拉 全都致意，問好？

切辽亨 当然。

塔瑪拉 也向瑪丽亚·尼科拉耶芙娜問好？

切辽亨 当然。你們还吵架嗎？

塔瑪拉 她不喜欢我。我呢，也不喜欢她。好的。就这么办吧。喏，再来一次……(又接連吻了他几下)祝你一切都好。(作了一个問候的姿势，微笑，整顿服装。)

切辽亨 我送送你……

二人同下。

在教授的办公室里。

一个秃了頂的白发教授坐在那里写东西。敲門声。出現了諾維科夫，他大約五十岁。

諾維科夫 可以进来嗎？

教授 可以，可以，进来坐吧。

諾維科夫坐下。

情形就是这样。我认为，手术应当赶快进行。要是
不动手术，结果会怎样，您自己也明白。

诺维科夫 我明白。人总归都是要死的。问题是——什
么时候？

教授 我不是上帝。

诺维科夫 我还是要问您：究竟什么时候？是一年之后？
还是两年之后？我这条命究竟还能拖多久？

教授把两手一张。

（微笑地）您没有夸大其辞吧？

教授 （停顿之后，郑重其事地）没有。

诺维科夫 动手术将冒着什么样的危险？对手术可抱什
么样的希望？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吗？

教授 为什么要说得那么极端呢？

诺维科夫 那么，多少才不算极端？百分之二？百分之三？

教授 我看，您也许可以数到一百。

诺维科夫 一百我是数不到的。这一点我很明白。您看
我能有百分之十的希望吗？

教授 医学——你可不能把它看成是精密的科学。

诺维科夫 可是大家都说它是像药骰子那样精密。

教授 我就不能举出数字来。

诺维科夫 不，您是能举出的。你们有统计。像我这样
的病人，经过手术究竟有多少得了救？

教授 您千万别激动。一切都会好的。

諾維科夫 得啦！我又不是娇滴滴的千金小姐。别这样宽我的心吧。我是个战士。打过仗。我又是作家。我还有一些尚未完成的作品——手稿。我必需知道怎样来处理这些手稿。当然，我还有一个儿子。我应当知道，在我动手术之前怎样跟他谈谈。我有权利知道这些，应当知道这些，而且有力量经受得住。你听到了吗？

教授（小声地）当然听到了。我想，恐怕整个这幢房子的人都听到了。

諾維科夫 請原諒。

停頓，这时候教授用一种探詢的目光瞧着諾維科夫。

教授（终于开口說）您这个人真是叫人奇怪！

諾維科夫（柔和地）請您原諒，教授……伊里亚·扎哈罗維奇……

教授 虽然統計学是一門挺不错的科学，可是我不能把它介紹給您，这不是您的事情。至于关系到您个人……我倒是可……告訴您。

諾維科夫 預先謝謝。

教授 等等再謝。（想了一下）手术是困难的，不过，可以希望有良好的結果。根据您心脏的目前的情况，除了动手术沒有别的办法。

諾維科夫（消沉地）我明白……請原諒……讓我好好地考虑考虑。

停頓。

教授 既然您要考慮考慮……那就跟您太太談談吧……

諾維科夫 (難過地)不,……謝謝您……我現在是個單身漢……我能夠立刻就決定……我同意動手術。只是,假如可能的話,請你們給我幾天的時間……給我十天的時間吧! 怎麼樣?

教授 我要是處在您的地位,是不會拖延動手術的時間的。

諾維科夫 沒關係。我一定還能活上十天。我保證,要是期限再短一點……只怕我的事情安排不好。

教授 我可是把一切都告訴您了。

諾維科夫 還有一個請求。能不能允許我在動手術之前跟我的兒子見見面。兩次,或者三次……

教授 就是你們每天都見面也可以。不過——千萬別激動……

諾維科夫 我保證。

教授 您是不是要搬到另一個病房里去? 換個單人病房? 我們這裡正好騰出一個單人病房來。

諾維科夫 (想了一下)不要。

教授 只是為了安靜些。

諾維科夫 我已經跟那幾個病友習慣了。再說,您知道,作家的最主要敵人之一就是安靜。要養成避免安靜的本領。而這一點……呵,我太打擾您了。

教授 没什么。您請回吧。現在您需要休息。

諾維科夫 好的。我遵命。就这么办吧，教授，十天后，
我听您的吩咐。

教授 我也听您的吩咐。

彼此默默地鞠躬。諾維科夫下。

第 二 場

第二天。病房。

四张病床。宽大的、几乎是占了整个一面墙的窗戶。左边，在靠着門的一张病床上躺着普罗卓罗夫，他是个大胖子，大約五十五岁，显出愁眉苦脸的样子。也是在左边靠近窗戶的一张病床上躺着圖查罗夫。在窗戶的另一旁是切辽亨的病床。諾維科夫的病床在最末了。

普罗卓罗夫（一边吃、一边說）我們这里总算凑了一些好人。但是一般說来……一間病房总要住四个人……照例也就把我安頓到……不过，这倒不重要。

切辽亨 您是为了什么躺到这里来的？

普罗卓罗夫 昨天夜里——病突然发作啦。就把我抬到了这里，没办法，由不得自己啊。当然，这里的条件也滿好……不过，您知道，……习惯这玩意儿……（推开盘子。）

病房的一个年輕的女护士拿着注射器上。

护士 (向普罗卓罗夫)給您打針。

普罗卓罗夫 亲爱的姑娘，……又要打針？打哪儿？

护士 还是老地方。(給他往屁股上打針。)

普罗卓罗夫 哎哟！

护士 要忍耐一下。

普罗卓罗夫 这話說得对。不过有一件事使我很不愉快——难道不能换一个年龄大一点的护士来打这种針嗎？

护士 为什么？給您打这种肌肉針——我的經驗是足够了。

岡查罗夫 护士小姐，这是他想討您的欢心。他怕給您留下不好的印象。

护士 少调皮任性，就会給人留下好印象了。(下。)

普罗卓罗夫 一个挺好的姑娘。就是性情有点野……不过……是应当忍耐。可惜，伙食办得不怎么样……

岡查罗夫 伙食坏极了。(瞧瞧普罗卓罗夫的盘子)可是，盘子却吃得精光。这是怎么回事儿；是为了媽媽的健康，为了爸爸的健康①嗎……

普罗卓罗夫 这話說得俏皮。順便說一下，对我的儿子就常常得这样……当然，这合乎教育原則，不过……孩子的身体太差了。

① 这是俄罗斯人的习惯，为了让孩子多吃，常常对孩子說：吃吧，为了爸爸的健康，为了媽媽的健康。——譯者。

切辽亨 一会儿就要来查病房了。真是……每一次我都不知道是坐在床上好，还是躺在床上好。

諾維科夫 就躺着吧。

三个人都收拾好自己的床鋪，穿着睡衣，躺在上面。

岡查罗夫 人們都說——盲腸炎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病。這話未必可靠。有人疼得把床都給翻了个腿朝上。

普羅卓羅夫 完全对。我接受人們对我的批評。不过，你們相信嗎？我真是連动都不能动一下。

諾維科夫 那您就躺着吧。我来給您整理一下床鋪。

（想站起来。）

岡查罗夫 就照你說的办吧。（連忙站起来整理普羅卓羅夫的床單）为了向您截去的腸子表示敬意。（又躺到自己的床上。皺着眉头）哦唷。

切辽亨 疼嗎？

岡查罗夫 整个腋窩都疼。你的腿怎么样？

切辽亨 躺着还好一些。只要一站起来走上几步——小腿肚就疼得要命……有一次，我正走到馬路中間，疼得实在不能再走了，只好站住。好容易才說服了民警，沒有罰我。

岡查罗夫 （模仿民警語調）喂，別在馬路中間站着。

切辽亨 我对他說——我身上沒帶錢。他要看我的証件。

岡查罗夫 喂，把証件拿出来看看。

切辽亨 事情总算过去了。(向諾維科夫)你躺着的时候,心脏也疼嗎?

諾維科夫 有时候也疼。

切辽亨 那时你怎么办呢?

諾維科夫 就站起来。

切辽亨 是不是这样就不疼了?

諾維科夫 (笑笑)照样疼。

切辽亨 呵……的确如此……内科大夫怎么說的?

諾維科夫 他們劝我到这里来請外科大夫医治。

岡查罗夫 外科很好。我尊敬外科。最低限度,如果它把一个人的腸子截断了,(指一指普罗卓罗夫)新的就不会再长出来。

普罗卓罗夫 这話說得可就不怎么俏皮了。一般說来,年轻人,一言一行都得有个分寸。要不然,别人听着就要不舒服了。

岡查罗夫 这种事情在动过手术以后是常有的。要是說你会有性命的危险,或者是会撑死,你听着更不舒服了。你是在为了祖父的健康,为了祖母的健康。

护士上場。

护士 病人都在吧?(向各病床扫視了一眼)請大家把床鋪整理一下。

岡查罗夫 已經整理过了。

护士下。